

## 創世紀(起源紀)

### 第四十四課-第四十九章(續篇)

#### 中文第 44 課第一頁

我們繼續研究創世紀第四十九章，這本質上是一系列預言式祝福，根本上是預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特質與性格特徵，我們上次讀完了雅各第四子猶大。我們看到猶大表面上獲得了長子福分。然而，猶大實際上得到的，只是長子福分的一部分：統治的權柄。

我們見識到長子福分，主要有兩大要素：統治權以及繼承支派雙倍產業的權力。因此，接收長子福分的人，通常將成為支派中最富有的成員，同時，他也成為支派的統治權威。但是呢，這次雅各的賜福並非如此。反而，在聖經記載的一次獨特事件裡，雅各將長子福份拆分為二，將統治權柄交給猶大，而雙倍財富則透過以法蓮和瑪拿西，賜給了約瑟。

為了讓大家更清楚我所說的；約瑟藉他兩個兒子，繼承雙份財富的意義是什麼，在歷史的這一刻，約瑟支派的權柄與本質，交在他兩個兒子；以法蓮跟瑪拿西的手上。由於在隔代交叉祝福中，雅各收養了以法蓮和瑪拿西，成為自己的兒子，以法蓮和瑪拿西各自繼承了以色列產業的一份，就像他們的新兄弟，流便、西緬、利未以及其餘所有十二支派一樣。以法蓮和瑪拿西從這一刻起，將代表約瑟支派，約瑟支派也因此，持有了以色列的雙份產業，一份雙倍祝福。當我們在這一連串祝福中，談到約瑟時，還會發現另一種，用來描述長子福分中的雙倍產業部分，那就是“多結果子”和“豐碩增長”。

請重讀創世紀第四十九章:第十三節至十五節

此處我們看到，西布倫的命定是投身商業，他將成為一名商販和貿易商。更甚的是，他的後代將與船運和海事

產業有關。而且在未來幾百年時間裏，我們會發現，西布倫支派分配的領地，將成為加利利海和地中海的陸地橋梁。然而，他們從未真正擁有直達海岸線的領地，但他們在兩片海域，都有航運和貿易利益。但是，更多的是，當時乃至於歷史上最偉大的貿易路線之一，直接跨越他們的領土，海洋大道(Via Maris)；即海路。從大馬士革啟航，蜿蜒一路到埃及，對西布倫支派而言，帶來巨大的經濟恩賜。

正如對西布倫的賜福，是簡短而甜蜜的，該支派的聖經歷史記載，也頗為簡略。關於他們的描述並不多。

聖經中沒有提到任何，來自西布倫支派(the tribe of Zevulun)的顯要人物。然而，在“底波拉和巴拉之

歌”(Song of Deborah and Barak)，西布倫被列為派遣大量兵馬，參與對抗夏瑣王(King of Hazor)的支派之

一，這場戰役發生在西布倫支派領地的耶斯列谷(the valley of Jezreel)。儘管，聖經對西布倫的記載稀缺，但

記述的內容，具有正面積極和褒揚的評價。

#### ( 第四十四課第一頁 )

#### 第 44 課第二頁

比起他的兄弟西布倫，我們對以薩迦的瞭解更為有限。事實上，有關以薩迦的資料少到一個地步，以致古以色列

學者，幾乎費盡一切辦法地為他們的後裔，編撰了一些溢美之詞。其中最主要的說法是；當西布倫的祖先，

以商人身分付出努力地經商，他們的成果，就是為了供養以薩迦支派，一群偉大的妥拉學者。如今，要揭穿這

種說法，不過是自私利己的虛構故事並不難。因為，自從巴比倫流亡之後，當大量的拉比文獻、律法裁決與註

釋，被撰寫出來時，才出現了「研習律法是猶太人最高呼召使命」的傳統觀念。反倒是經商，投入商業活動、沉

浸於貿易與金錢，這類物質層面的事務，被視為最低等的追求。因此，商人支派供養研究妥拉律法學者支派，

的這種觀念，是一個理想化的說法，並非常符合後巴比倫（流亡）時期；猶太社會的議題，正是那個時期，有

關以薩迦和西布倫的傳說跟傳統，被創造出來。

也許現在正是適當的時機，來談這問題，儘管，「塔木德」中蘊含著極為海量的知識資料和令人振奮的發現，正

等待著有時間和精力研究的人去探索，但我們應該僅將其視為瞭解歷史背景內含的工具，它有助於理解古代社會結構、解析當時人們的思想模式和處世議程如何演化，甚至重現某些儀式的場景、象徵意義跟執行方式；有時候「塔木德」還能幫助我們，將聖經中某些記載，置於歷史裡正確的時序框架中。然而，其中所記載的內容，並非源自於上帝所啟發的，就絕不能跟聖經相提並論。但它也並非謊言與謬誤百出的集合。大體來說，這些作者和註解者，都是他們那個時代最傑出、優秀的猶太學者、賢者還有史學家。只是，書中所記述的內容，只能被視為屬世的知識和智慧，而非出於聖靈的啟示。不幸的是，猶太民族幾千年以來，始終將「塔木德」、各種傳統置於與聖經同等，甚至更高的地位。為此，耶穌曾嚴厲譴責並斥責當時的學術菁英，甚至告訴他們對所謂的神聖屬靈知識與事物的「認識」，是來自他們「真正的父-魔鬼」。祂所指的，正是那日益增長而主宰猶太人生活的巨大傳統體系。

再補充說明關於以薩迦的一點，我們就接著往下看，下一個兒子的福分。以薩迦被稱作“驢”或是“蠢驢”，在我們聽起來頗具貶義，對某人說這種話，可能會被趕出教室，甚至招來肢體衝突。但是，在雅各時代，人們聽起來卻並非如此，那不是一個貶抑代詞。驢子在那個時代，是極受重視的牲畜，兼具出租車以及貨運產業的功能。在今日運動界，我們有時會稱某選手為“柴油引擎”，就是柴油卡車的縮寫。那當然啦，意味著那名運動員是體力強大、意志專一和風格直率、絕不花俏，正巧與技巧型的細膩風格截然相反。被“柴油引擎”稱呼的運動員，往往引以為榮。同樣的跟以薩迦被稱作「強壯的驢」，是同樣的道理。

( 第四十四課第二頁 )

第 44 課第三頁

重讀創世紀第四十九章:第十六節至十八節

我們現在講完雅各前六個兒子，全部都是他妻子利亞所生。接下來要讀的是，雅各賜給二個小妾的四名孩子的

祝福。但這四個孩子其實是利亞生完猶大之後，在她生以薩迦和西布倫之前出生的。在聖經裡，這兩位妾室，常被稱為侍女悉帕和庇拉，原為雅各兩名正妻利亞跟拉結的女僕。

雖說，我們能確定，雅各的十二個孩子之間，必然形成了某種；按長幼尊卑的階序體系，但同樣有把握說，兩位侍女所生的四個孩子，常常是被置於圖騰柱的最底層(微不足道、地位最低)。除了雅各毫不掩飾地寵愛妻子拉結及她所生的兩個孩子之外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雅各本人對悉帕和辟拉所生的四個兒子，比對其他八個孩子有差別待遇。但是，那時代傳統觀念要求，妾室所生的兒子們，並不享有正妻的兒子，的同等地位。

雅各深知他十二個兒子終究是凡人，雅各可能擔心那四個兒子，會被視為二等族民來對待。這或許能解釋第十六節，那句看似有點突兀的經文，雅各說：“但必判斷他的民，（作以色列支派之一）”。為何雅各要特別強調“作以色列支派之一”的話呢？雖然，在我們看來，那十二個顯然就是正統合法屬於以色列的，然而，由於但是小妾所生的四子之一，並不是兩個正妻生的，雅各刻意澄清；他們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員，每一個支派都跟其餘支派毫無分別。

但的名字意思是“被審判”。雖說，但在血緣上，是由拉結的侍女；辟拉所生，而拉結作為女主人，有權為那孩子取名。當她無法為雅各生子時，而她的侍女卻生下孩子，拉結驚詫感嘆說：“上帝審判了我”。在當時，女性沒辦法為她丈夫生子，是一種巨大的羞辱。因此，那孩子便被起名為“被審判”。

但支派中最著名的後裔，大概要數天生超級力士-參孫(Samson)。然後，聖經曾提過參孫是十二士師之一(希伯來語 Shofet：士師)，那是由上帝在為期超過兩百五十年的士師時代興起的。也就是，我們聖經中「士師記」所涵蓋的年代。許多士師都來自十二支派，不只是出自但支派而已。

但支派被分配到的領土，可謂處境艱難，他們與強悍且似乎不可征服的非力士人的土地接壤。這裡備註一點，巴勒斯坦就是希臘語中的非利士。所以，當我們談到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，或是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的時

候，其實我們探討的是「西岸的非利士人」和建立「非利士人」國家。況且，從預言視角來看，聖經告訴我們，這正是在末世將會發生的事，瞭解了這一點，或許會讓你感到一絲震驚。

參孫是上帝興起的拯救者，要將但支派從非力士人的壓迫中，解救出來。儘管，所有聖經士師，也就是 Shofet 都被稱呼“士師”這一個相同的頭銜，事實上，他們承擔著不同的職能。有些是先知，有些是軍事領袖，有些是統治者，還有些人像參孫這樣的救贖者。

( 第四十四課第三頁 )

#### 第 44 課第四頁

值得關注的是，用來形容但支派未來的特質時，提到“蛇”的意象。雖然，以色列各支派都掙扎於偶像崇拜等問題（即屈服於撒旦），但也許沒有任何一個支派，會像但支派那樣，飽受這樣的困擾。即便是偉大的士師參孫，也在抗拒來自非利士人的異教影響經歷中，屢屢掙扎。正如我們在經文裡讀到的，他沉溺於娼妓的糾纏，熱衷跟這些異教徒狂歡，還和大利拉(Delilah)有私情糾葛，甚至還迎娶一名非利士女子。

但支派的許多成員因長期與非利士人打仗而疲憊厭倦不堪，最後放棄其控制下的傳承領土，往北遷移到靠近現今的黎巴嫩地區附近。他們征服了一座名叫利善(Laish)的城市，改名為“但”，隨後該支派許多人便遷居到那片區域。順帶一提：城中廢墟至今清晰可見，在這堂課的大多數學員都曾參觀過它們。但支派的領袖們一到達此地，立刻雕設出一尊偶像，並委派祭司侍奉它，這座城從此變成異教祭祀崇拜的中心，在接下來幾百年間，一直維持那樣的模式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但支派在規模及重要性上，逐漸式微。實際上，他們不僅在舊約歷代志上第二章的支派家譜名單上被遺漏，就連新約啟示錄第七章記載，那十四萬四千受印的以色列見證人名單裡，也直接被忽略。

那麼，但支派在啟示錄第七章的支派名單中被排除在外，這意味著但支派永遠滅絕了嗎？顯然不是，因為在以

西結書第四十八章所描述的千禧年國度裡，就是基督做王的千年治理中，但支派確實會繼承一份遺產。我們必須記得，那十四萬四千受印以色列人的出現時機點，是在基督徒所稱的大災難時期(猶太人則稱作雅各遭難的時候)，千禧年國度則在那時候才降臨。因此，但支派於大災難期間依然還存在，但或許他們重蹈覆轍，以致沒有一個但支派的人，配得成為那十四萬四千受印見證人的一分子。我想，我們需要靜觀其變吧。

現在，我想向你們展示一些內容，我認為那能回答關於但支派的某些疑問。我提過，但是指“審判者”，或更準確一點是“被審判者”的意思(至少從現代英語角度來思考理解是如此)。就如我經常解釋的，希伯來語是一種稱作「字根語言」的語系。你取一個本身帶有特定含意的詞彙，藉著添加、刪除或改變一兩個字母(那通常是元母音)，轉瞬間，蹦出了一個新詞。但是！這個新詞在意義上，跟原文詞彙有關聯。例如：在創世紀第十五章第十四節中，上帝說：“並且他們所服事的那國，我要懲罰...”。這一節經文的希伯來語表示懲罰是 *din*。注意它與但(*dan*)這個字的關係。在字母 dalet 和 nun 之間(d 跟 n)，只有母音發生改變，所以兩個字都是相關的。關鍵是 *din* 和 *dan* 兩個字都帶有審判的概念。意思就是報復、懲罰、懲戒。

這裡需要區分的是，在英文中“判斷或審判 judge”這個字，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用法，就像我們在聖經裡面，稱作士師記的那些經卷中，所看到的，用希伯來語來說就是 Shofet。Shofet 意思是指；擔任裁決官的人。通常是做出法律判決的人，或是一名領袖、決策者。用一個很好的類比是，我們現代美國司法體制，其中是由法官 (judge) 主持法庭審理。所以，我們有兩個詞；Dan 和 Shofet，最後都翻譯成英文單字裡的法官。但是，在希伯來語中，有著完全不相干的含意。

( 第四十四課第四頁 )

#### 第 44 課第五頁

重點在於，但這個名字並非表示一個人主持法庭審理案件，或是做出法律判決，或者擔任領導的人。反倒是，某一個人承受、領受神的判決。那當然啦，拉結用這個字來命名這孩子；但，這個由她侍女辟拉所生的孩子，是因

為拉結感受自己的子宮已乾涸、無法生育。是她被神“審判了”，就是被上帝懲罰了。因此，按照當時傳統，她便以環繞周圍所發生的某些事件或處境，來為她孩子命名。

於是，這個名叫“被審判者”的兒子；但，遭遇了種種災難性的事件，甚至被排除在啟示錄第七章的支派列表之外，也因此，但的命運，徹底映照出他的名字。

第四十九章十八節，雅各突然說道：“亞多乃（主阿）我等候祢的拯救”。或者更貼切的說是，“耶和華阿，我向來等候你的救恩”。我們無法確定這句話，究竟是接續在，對但的祝福之後，還是雅各在一種狂喜的瞬間，意識到自己大限將至，就大聲讚美呼喊上主。有人認為，在前幾節經文提到，「咬傷馬蹄的蛇」是在呼應創世紀第三章第十五節的場景，關於女子後裔要傷蛇（撒旦）的頭，蛇要傷那後裔的腳跟，這一切顯然是彌賽亞的預表出處。如果真是如此的話，那麼雅各呼喊「我等候救主」就顯得更有深意了。但是，就我看來，經文的脈絡還不夠明朗，讓我無法斷定就是這裡的含意。而我不想用寓意式解經來強加解讀。所以，我們就只能暫且存疑下去。

請重讀創世紀第四十九章:第十九節

迦得支派是下一個，就是雅各兩名妾室所生孩子中的一個。而他所得到的祝福，極為簡短，句長度大概只有十幾個字左右。基本上，它說；迦得支派必常受壓迫和攻擊，但到最後，迦得支派必然得勝。

假如我們回顧迦得支派最後分配到的領地，便可看出迦得將成為那些；好比流便支派，決定不進入應許之地的支派之一。反而，迦得的後裔定居在約旦河的東岸。它的邊界是直接緊鄰數個宿敵，其中包括摩押人和亞捫人（羅德的後裔），因此，就跟但支派一樣，迦得發現自己長期處於不間斷的戰爭中。換句話說，這頻繁的戰火洗禮下，使迦得支派成為公認的驍勇善戰戰士。

有趣的是，在聖經裡，並未將任何特別傑出之人歸於迦得支派。按傳統說法，以利亞(Elijah)被認為是迦得支派的人，但這僅僅屬於傳說，從未證實過。真正較為出名的人，大概就是睚珥(Jair)，他是一名士師 Shofet，也

就是審判官、領袖。

在舊約中，我們會偶爾遇到“基列(Gilead)”這個地理名詞。一般而言，基列和迦得常被交替使用，用來描述迦得支派所定居的地區。

( 第四十四課第五頁 )

#### 第 44 課第六頁

請重讀創世紀第四十九章:第二十節

亞設是雅各妾室所生四子中，排行第三的，我們再次不得不注意到，賜給他的福分，同樣是簡明扼要的。亞設意為“快樂”，而雅各賜給亞設和他子孫後裔的祝福，即使不是徹底的好運，也無疑是安康的祝福。

亞設支派的地業，位於聖地中最肥美的地區之一。從推羅之地(the land of Tyre)一直延伸到迦蜜山(Mount Carmel)，他們的玉米和橄欖油以質量和產量而聞名。顯而易見，亞設支派避開軍事衝突，卻選擇平靜的農業生活。於是，我們沒有讀到有任何偉大軍事將領、領袖，甚至士師審判官，出自亞設支派。

請重讀創世紀第四十九章:第二十一節

拿弗他利(Naphtali)是為雅各正妻的侍女（也是）妾室生的四子中最後一位。雅各一如往常地賜予拿弗他利一個極簡短的祝福。

拿弗他利被告知，他的子孫後代是被釋放的母鹿。母鹿就是雌鹿，一隻小母鹿。我們在整本聖經中發現許多經文，引用到一隻“母鹿”時，總是以正面形象的角度來看待。

這節經文告訴我們，拿弗他利注定要具有優雅的佳美姿態，敏捷並反應迅速。

當我們回顧拿弗他利支派進入應許之地後，發現在士師記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之歌中，對這個支派的提及，最為顯著。在那裡，巴拉和他的拿弗他利支派，因為在一場以色列人與迦南部落之間的重大軍事衝突中，展現出英勇非凡的勇氣，而特別提名表揚他們。

對我而言呢，最重要的，莫過於拿弗他利支派所獲得的，前所未有的榮耀。因為在拿弗他利的領地，如今是加利利的一部分，那是耶穌呼召他大部分門徒的地方，之後開啟了祂的宣教事工。有趣的是，先知以賽亞在第九章第一節預言，拿弗他利那微不足道的領地，將被視為迎來光明的地方。當然啦，以賽亞書第九章是整本聖經中，關乎到基督降臨的最偉大預言之一。因此，拿弗他利蒙受極大祝福，即便是對這個支派，別無其他值得注意的事蹟。

恩！解讀完了十個支派，還剩兩個支派要讀啦。下一個支派；約瑟支派。

( 第四十四課第六頁 )

#### 第 44 課第七頁

請重讀創世記第四十九章:第二十二節至二十六節

人們只能想像，雅各是多麼期望能正式祝福他最受寵的兒子。也只能想像他那十一位兄弟是如何強打精神，準備承受他們心知肚明，即將到來的場面；讚美疊加讚美！祝福累積在祝福之上！那賜給約瑟的雙倍祝福，在他們看來，再至少，也是他們的雙倍祝福！！

然而，在約瑟的這份祝福中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，必須牢記：它即便以約瑟之名來實現，卻是落實在以法蓮為主、瑪拿西為輔的支派權柄之下。實際上，一旦約瑟的兩個兒子成年、結婚，並生養自己的孩子之後，就再也不會有名為約瑟的支派名稱，只有以法蓮和瑪拿西支派，而約瑟將成一段記憶。再者，正如我們從創世紀

第四十八章所記得的，一切原本屬於約瑟的權力和尊榮，都歸給了以法蓮，因為雅各也將長子福分賜給了以法蓮，儘管，瑪拿西也必按其本分得到興盛。請讓我再說一遍，請記住。當雅各賜約瑟長子福分的時候，他是藉著認養以法蓮和瑪拿西，接替約瑟的地位來完成的，並且他更明確宣告以法蓮是長子。約瑟並未得到一位父親，一般來說享有的、親自為自己子女宣告長子祝福的尊榮，是由於在隔代交叉祝福的這一刻起，雅各成為這兩個男孩的父親，而不是約瑟。

或許，加諸在約瑟身上的這份福分，主要藉由以法蓮之名，得以傳承而延續下去，所以，這個主題就在於「多結果子」。這種「多結果子」不僅是在敘述約瑟個人的生命見證，更是在指向他後裔的命定跟方向。然而，這份「多結果子」跟隨著高昂的代價。約瑟承受了他大半人生的磨難與試煉。他的「多結果子」不是源於聰明才智或者運氣，更或者是鴻運恩福臨到他。他的「多結果子」是因他的忠心。而他的忠心又源自於他堅定不移地信靠上帝。我不禁要問，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能在不實指控下，忍受多年的牢獄之災，更別說像約瑟那樣曾被自己家人棄絕，卻仍原諒全部的人。那不只是饒恕而已，更反而祝福那些，曾對他極殘酷地、無情地、錯誤地對待他的惡行之人。

尚且，遠不只於此，他還擁有無比堅定的信心，使他抗拒任何苦毒在心中滋長，因為他毫不懷疑，這人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為他生命所安排的神聖計畫的一環，即使事情發生的當下，完全無法理解，而且痛苦至極。

或許，對於那些在一生中，跑完那美好賽程、無論環境如何都要常存信心的人而言，雅各的這番話語，顯示出上帝向他們、也向我們所懷的心意：種種的祝福下，接著加上更多的祝福。

從歷史角度來看，以法蓮和瑪拿西的「多結果子（昌盛、多育）」是最顯而易見的。其中瑪拿西分得最大的領地，橫跨約旦河東西兩岸。

在民數記第一章我們看見，以法蓮和瑪拿西支派合起來(那就是整個約瑟支派)，人口數最高達到七萬五千九百人。並不令人意外的事，猶大支派；這支派只獲得另一半的長子福分，人口數達七萬四千六百人位居第二。然

而，到了民數記第二十六章人口普查時，也就是大約四十年之後，猶大支派的人口僅增長到七萬六千五百人，而以法蓮和瑪拿西支派總人口，躍升至八萬五千兩百人。上帝曾向約瑟應許的「多結果子」，而他也的確多結果子。（第四十四課第七頁）

#### 第 44 課第八頁

而且，我們直到近十幾年內，才開始理解，以法蓮的多結果子、繁衍規模，可能已經達到驚人的規模了。請記得，那是以法蓮支派最後主導並吸納，除了猶大支派和便雅憫支派以外，所有的以色列支派。再者，當那個從十個支派組成，名為以法蓮支派的超級龐大支派，被亞述人征服，並四處驅趕到覆蓋整個當時已知的世界，也就是外邦人的世界之後，以法蓮支派的大多數人，將他們的基因與外邦人基因融合了。接著，正如我們近期發現的，以法蓮支派在幾個世紀以來保持身分的認同，卻生活在世界偏遠封閉的區域，其人數仍在百萬人以上。當今在這個世界上，有誰體內流淌著，構成以法蓮支派的基因，我們並不知道。但可以推測到，人數上達幾億人。多結果子、生養眾多的預言應驗了。

而這本身就是創世紀第四十八章第十九節的又一處應驗：“他兄弟的後裔要成為(外邦)多族”，在這裡實實在地應驗了。唯一尚未完全明朗；儘管正在日益清晰的是，這賜與以法蓮支派的分裂祝福，將以某種確切具體的方式，自己就完全彰顯出來。這將會是純粹物理肉體層面，也就是譜系血統的問題嗎？換句話說，那些在生物學上（卻毫不知情）擁有以法蓮基因的外邦人，將獲得意義顯著的祝福嗎？抑或，這將純粹是屬靈層面的問題：上帝祝福這外邦世界，使其獲益，是已預測且基於那些人，認同以法蓮-以色列的身分嗎？也就是說，我們外邦信徒在屬靈層面上，認同以色列，就如保羅在羅馬書第十一章教導我們那樣。或者，是否可能肉體和屬靈兩者的某種結合與並存呢？

我需要從中明白的是，所有相信耶穌的信徒，都注定要認同以色列。況且，以法蓮正處在將這種身分的認同，變為現實，絕非僅僅是停在哲學思辨層面或美好理想的核心位置。以法蓮就像一座恢弘的橋樑，在本質和屬靈

方面連接了猶太世界以及外邦人世界。

我們下禮拜會探討，創世紀第四十九章最後一個支派的福份，即便雅憫支派，然後順勢地進展到創世紀最後一章，即第五十章。其實下一周，就會結束我們對創世紀的研究。

( 第四十四課第八頁 )